

陈光远与江西五四运动

刘善庆

1919年发生的江西五四运动是全国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场运动是在民族危亡之时，在直系军阀统治下的江西发生的。它与全国的五四运动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迄今为止，史家鲜未对此瞩目。本文拟就当时江西的情况，探讨江西的五四运动及江西军阀陈光远对江西五四运动的态度及其影响，以求教于了方家。

1919年5月7日，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南昌，全市震动。青年学生首先行动起来。他们冲出寂静的校园，汇集在百花洲沈公祠（现省图书馆所在地），召开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揭开了江西学生运动的序幕。紧接着在5月9日和12日，南昌全市学生、教员和市民举行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在南昌爱国学生的影响和推动下，江西人民的爱国运动迅速发展到全省各地和社会各界，在6、7月间全面展开。

面对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省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江西督军陈光远起初秉承北京政府严加防范学生运动的旨意，一方面封锁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另一方面又派出警察、便衣特务阻挠破坏学生集会。在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之后，陈光远看到五四运动已发展成为全民的救亡爱国运动，“民气迥非从前可比”，^①感到必须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学生，方可维持自己的统治。因而，在5月12日学生集会后，陈光远即与省长戚扬联衔致电北京政府，代转民意，要求北京政府力争青岛，如不达目的则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劝告北京当政者对“士气民心勿过摧残”。^②

广大爱国学生察觉到陈光远态度的变化有利于运动的开展，他们决定立即将救亡运动引向深入。在青年学生的宣传、鼓动下，南昌商界决定抵制日货。广大学生派出代表赴各商号检查抵制日货的执行情况，对奸商予以惩罚，将搜查到的日货全部焚毁。他们还与九江学生联合行动，将南浔铁路所运日货截获焚毁。学生们的行动得到一些爱国军警的同情、支持和保护。^③

为了使抵制日货的活动能长期坚持下去，广大学生又掀起了提倡国货、置办实业的热潮。学生此举不但具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力争国家民族独立的性质，而且含有振兴江西经济的成份。陈光远认为对他有利，立即表示支持。当女界联合会组织实业部向各界募捐时，陈光远、戚扬带头各捐100元以示支持。^④青年学生开展的这一活动集中体现在收回南浔铁路以自办的斗争中。南浔铁路是当时江西仅有的两大近代化企业之一，被视为江西经济的命脉，但主权却有被日本人夺去的危险。因此，各界掀起了救路热潮。学生组织救济南浔铁路会，主张筹款还债，挽救路权危机。该会成立后，曾专门开会讨论办法^⑤。陈光远、戚扬

应邀参加会议，以示支持。青年学生掀起的这股热潮深深地影响了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纷纷计划投资设厂，兴办实业，以振兴江西经济。

正当救亡爱国运动如火如荼般开展的时候，江西省会议竟不顾国难当头，利用讨论财政预算之机，提出为议员秘密加薪的议案。爱国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5月31日，各校各公团代表及各界旅省公民齐集百花洲沈公祠，召开公民大会，反对议员加薪。大会决定到省议会质问。江西省议会是北洋军阀在江西的首任督军李纯建立起来的御用班子。这些议员对加薪一事不仅不感到羞愧，反而组织流氓毒打前来质问的学生。学生们气愤至极，当即捣毁省议会机关，搜查议员居室，而后往见军民两长。陈光远见状，知道事情不妙，立刻表示反对议员加薪，声称必认人民公意为从违。戚扬则推卸责任，说自己并不知道议员加薪一事，担保如果真有加薪一事，即依法复议，“本省长决不率尔发款”。他们又要求学生“总宜各自约束”，“务要赶紧读书以图上进”。^⑤

事发后，江西省议会不仅没有悔过之心，反而倒打一耙。他们恶人先告状，致电北京政府，对学生举动妄加诬蔑，要求严惩“肇事凶手”。他们对省长戚扬不守加薪诺言也怀恨在心，联合安福系进行弹劾，发动倒戚活动。此外，他们还对江西省教育厅施加压力，要求撤换各校校长，迫使教育厅长辞职。为了打击江西省议会的不法行径，江西学生联合会进一步组织学生斗争，并动员南昌商人举行罢市，迫令与省议会关系密切的《大江》、《中庸》、《江铎》等报停刊，又联合各县通电要求解散省议会。为了更好地领导这场斗争，江西学生联合会联合社会各界代表，成立了江西省各界联合会。

面对汹涌而来的群众运动，江西省教育厅决定提前放暑假，令学生速行回家，以达到分化、瓦解这场运动的目的。当局的阴谋为爱国学生识破。他们并没有听任当局摆布，而是相约留校，坚持斗争。陈光远深恐事态扩大，于己不利，赶忙出面要求双方和解。他没有执行北京政府“查惩祸首”的命令，^⑥对“肇事”责任避而不究，对学生举措并无微词，反而授意司法机关对省议会的要求敷衍了事。但他又怕今后再有此类冲击省级机关的事情发生，遂与戚扬联衔布告，声称“如再有公民借词集会，妨害治安扰乱秩序者即……严拿重办，决不稍贷”云云。^⑦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五四运动发生后，江西爱国学生先后创办了《警告》、《警钟》周刊，以宣传新思想。不久，又创办了《豫章新闻》。该刊以研究人生、提倡新文学、介绍新思想、促进新教育、解释德谟克拉西为己任。^⑧这些刊物的创办、发行，冲破了江西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热潮。广大学生不仅将自己创办的刊物和宣传品广为散发，扩大影响，而且利用机会，在募捐活动中演出文明戏，还为工人创办通俗夜校，等等。新文化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北京政府虽然一再密电各省长官，要求严禁新思潮的扩散，取缔各种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⑨但陈光远并未认真执行。他对学生的所作所为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客观上有利于进步思想的传播和人才的成长。

1919年11月16日，日本在福建屠杀中国人民。消息传来，江西人民无比愤怒。他们再次掀起了反日高潮。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陈光远又一次致电北京政府，陈述力争青岛的理由，要求无论如何必须收回青岛。^⑩他还通电全国，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呼吁早日结束南北对峙，以集中全民力量争取国家主权。^⑪在电文中，他强烈要求北京政府严惩日在福建的暴行。^⑫在民众要求维持米禁以断日本粮源的呼声此伏彼起的情况下，他也顺应了民意，维

持米禁。然而，在另一方面，陈光远又惧怕得罪中央政府。有限度地执行了北京政府严令学生“毋得干预政治”的政策，^⑭数次破坏学生运动。当他得知爱国学生因青岛问题准备举行罢课宣誓的消息后，立即开会研究对策。他表示，学生如对外交有什么意见，可以派代表到督军公署面陈，不准自行集会。^⑮会后，马上差人将他的指示通知各校校长，要求严禁学生自由行动。在江西学生联合会准备举行预备会议研究罢课问题时，陈光远又派兵弹压，从而破坏了学生的罢课计划。为防止学生再有“妨碍秩序”的举动发生，军民两长又一次联衔布告，宣称“如何有人敢于借口集会，聚众演说，即着……军警严行制止。倘有不服制止及煽惑人心者，立予依法逮捕，毋稍宽纵”。^⑯爱国学生并未因此而停止斗争。陈光远也知道一纸布告唬不住学生，便千方百计侦探学生的消息。他探听到学生拟组织游行讲演以抗议日人暴行的消息后，又召集各校校长开会，训令“学生以求学为要务，不宜干涉外事”，现在福福问题已有圆满结果，“无庸他们设法”，^⑰对学生行动横加指责、阻止。

不久，陈光远对米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陈光远实施米禁后不久，不法奸商利用与他的特殊关系，又准得当局暗中开弛米禁。此事为各界所知，遭到反对，方始作罢。但由于当时江西财政几致崩溃，而军费开支日趋浩大，为谋解决办法，陈光远还是决定开弛米禁，从中抽税以充部分财政费用。爱国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向军民两长请愿，要求他们收回成命，结果遭到拒绝。于是，广大学生亲自动手，禁止米谷出口。陈光远闻讯，一方面命令各校校长对学生活动严加取缔，不准干预米运，同时派出大批军警将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江西学生联合会强行查封，并派遣军警进驻各校严加压制。^⑱学生们感到外患未除，内忧又起，便实行全体罢课以示抗议。他们发表了罢课宣言，宣布“非完全恢复约法上之自由，充分行使本会职权，头可断而课不可上”。^⑲学生们罢课后，采取积极行动，组织十人讲演团，分赴城厢内外进行活动，有的学生甚至远赴离南昌一百多里的城乡进行宣传鼓动。他们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公开江西官厅与奸商往来的丑闻，痛斥日人在福建的暴行，号召全民奋起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们的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支持和响应。原定中等以上学校的罢课很快发展到各小学、各女校，运动规模不断扩大。

陈光远的倒行逆施受到省内外各界的谴责。许多机关、团体纷纷致电陈光远，痛斥其言行，责令他重申米禁，立即恢复江西学生联名会的合法地位，警告他“勿为人民公敌”。^⑳在内外夹攻之下，陈光远不得不放松对学生的压迫，但也要求学生撤回讲演团，不干涉米谷出口。学生罢课的目的并未达到。从12月18日起，他们又掀起了退学风潮。这股风潮一起，立即引起各界强烈反响。陈光远极度恐慌。不得不答应学生要求，提出有条件开弛米禁，并由省议会担保实施。他还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邀请各界代表到会作证，由军民两长派代表到会宣布米禁办法。这样，持续两个星期之久、掀起了轩然大波的江西学生运动，终于以学生的最后胜利告终。

二

如上所述，陈光远对学生运动采取了同情、支持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采取这种政策？这种政策又有什么影响呢？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的态度直接影响了陈光远的决策。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它们分别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靠山，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垮台或

者被严重削弱，日本和美国就成为争夺中国霸权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矛盾非常尖锐。为了控制中国，双方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这些斗争也反映在对待五四运动的态度上。由于五四运动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皖系军阀，这对于极力想削弱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美国来说，真可谓天赐良机。为了打击对手，美国采取同情、支持五四运动的态度。美国舆论甚至高度评价了这场运动。^②《大陆报》还详细报道了南昌学生运动的消息。^③直系军阀是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其内政外交政策向来为美国所左右。在美国的影响下，同时也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直系军阀也采取同情和支持五四运动的态度。虽然，在运动开始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等保持沉默，可是，当他们判断出这场运动对他们有益无害时，便立即站出来帮学生说话。在整个运动期间，吴佩孚的态度始终较积极。他曾多次致电北京中央政府，要求体恤学生爱国热忱，珍惜可贵之民气；^④请中央政府力争青岛，拒绝和约签字；^⑤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要求公布中日交涉真相；^⑥谴责日本暴行，要求政府严重交涉，^⑦等等。这些言论，使吴佩孚得到了“爱国将领”的美称。江西是直系军阀控制的地盘，陈光远是直系军阀的重要将领。吴佩孚的态度为陈光远的决策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从中国近代历史看，统治集团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丧失民族气节、一味出卖国家主权的民族罪人，但也出现过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民族英雄。有一部分人主观上并不十分乐意将自己的统治权拱手让给外国侵略者。每当民族危机到来，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时，他们总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虽然往往最后妥协）。一般地说，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非常尖锐、不可调和的。但当民族危机到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前者就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并且受后者制约。在这个时候，就反抗外来侵略这一点而言，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有一致性的地方的。封建统治者所表现出来的反抗本能促使他们在某一短时期内可能无意识地站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行列中来。不论是吴佩孚还是陈光远，同样受到这个规律的制约。由于陈光远的反日态度与其主子的政策相吻合，因而，在整个运动期间，他对于江西学生反对日本强占山东、救济南浔铁路、抗议日本在福建的暴行等等都大体上持支持态度。在这同时，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如果说在反对议员加薪风潮中，学生斗争的对象是以省议会为首的封建官僚势力，那么，他们反对开驰米禁的矛头则直接指向以陈光远为代表的江西封建军阀统治者。由于斗争的矛头针对陈光远，威胁了他的切身利益，因而他一改在议员加薪风潮中的态度，悍然封闭江西学生联合会，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镇压。

北京政府对五四运动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陈光远。在运动开始时，北京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了高压政策。这一方面是由于这场运动的矛头直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皖系军阀，危及了皖系军阀政权的统治，而且事实上，北京政府当时也弄不清楚究竟是谁发动了这场运动。他们错误地认为这场学潮是政敌在幕后指使所然。但学生运动并没有因受到镇压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北京政府政治危机空前严重，内阁几次倒台。在内外压力下，统治集团内部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产生了严重分歧，最后被迫采取“疏通”政策，^⑧释放被捕学生，公布某些外交情况。^⑨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又密电各省长官严禁学生运动，禁止言论自由。陈光远在直系军阀首领对运动保持沉默的时期，更多地执行了北京政府的政策。在吴佩孚公开表示同情、支持这场运动后，陈光远也改变了态度。可是，由于陈光远特别珍惜他在江西的既得利益，一方面必须毕恭毕敬地追随直系军阀首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对

待北京中央政府。这种矛盾的心理使他常常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态度暧昧，脚踏两条船。在实际行动中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他有利的中央政府政策就执行，否则就敷衍。如对议员加薪风潮的处置，北京政府指示要严惩“肇事祸首”。但是，由于省议会中许多议员与皖系军阀关系密切，而运动的重要支持者却是拥戴陈光远的各校校长及绅商界名流，如执行北京政府的命令，则于己不利。因而，他力劝当事者双方和解，指示江西司法机关不办理此案，草草了事。陈光远之所以不追究“肇事祸首”的责任，除上述原因外，主要是因为人民群众的力量强大，众怒难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陈光远想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打击省议会中的皖派势力，以便更加巩固自己的地位。再如，对于总统发布的戒严令，陈光远起初并未认真执行。但当江西学生强烈反对开驰米禁，危及他的切身利益时，他就宣称要执行戒严令，立即将江西学生联合会查封。

陈光远的决策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江西实际情况的制约。陈光远原系北洋第十二师师长。张勋复辟时，他因态度暧昧而遭人指责。但事后却调绥远任都统，1917年8月再调江西任督军，算是交了有过而升官的好运。但由于陈光远的资望、能力和江西的政治经济地位所限，他在省督军中却是实力较弱的一个。学生运动兴起后，陈光远认为反对日本、振兴江西都对自己无害，且可以从中表现一番，捞取政治资本，恐因自己的地位，因而对运动表示支持。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在开驰米禁后，由于遭到各种势力的反对，又不得不软下来。此外，下列因素也弄得他惊恐不安。当时，全省各地小股会党起义忽隐忽现；安福系倒威（扬）谋赣虽未成功，但其活动并未完全停止。1919年秋，直皖关系紧张，段祺瑞企图以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取代陈光远，夺占江西地盘。为增强实力，段祺瑞还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孙中山结成联盟，准备南北夹攻江西、湖北等省的直系军阀势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早日统一全国，也一直准备北伐。南军图赣的消息时有所闻。江西政局险象环生。陈光远在江西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1919年12月上旬，孙中山得力的军事助手、赣军总司令、前江西都督李烈钧派代表徐元浩来江西活动。徐在会见陈光远时对当时江西学生运动的状况表示严重关注。^⑤本来，陈光远对这位江西籍的李烈钧派代表来赣之举就非常警惕，而徐元浩对江西学生运动公开表示关注更引起了陈光远的恐慌。他害怕李烈钧会凭借其威望与实力，借口江西学生运动受到镇压，利用各界对陈光远的不满情绪，在“赣人治赣”的口号下掀起驱陈运动，使他好不容易才取得的统治大权得而复失。处于内外交困中的陈光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最后终于妥协，被迫恢复江西学生联合会的自由，并很快提出有限开驰米禁的办法。

正是以上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决定了陈光远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具有两面性，既表示某种程度上的同情和支持，又实行一定限度的镇压，前者多于后者。

从当时全国学生运动的开展情况看，在北京、陕西、福建、湖北、湖南、江苏等省，封建军阀统治者对学生运动都进行了较严厉的镇压，甚至大开杀戒。相比之下，江西要和缓得多。客观地说，陈光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运动的开展，为江西学生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条件。在一批先进青年的领导下，江西学生运动逐渐从消极的请愿罢课发展到积极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革命的烈火在群众基础上熊熊燃烧。江西学界的空气再也不象五四以前那样沉闷、压抑了。青年学生跳出了从前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个人苟安的圈子，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的洪流，在江西掀起了

层层巨浪，改变了江西学生运动沉寂落后的局面。他们在斗争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自觉地深入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一批杰出的青年在斗争中崭露头角，迅速成长为江西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袁玉冰、方志敏、邵式平等人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当然，陈光远的同情和支持毕竟有限。继陈光远之后，直系军阀在江西的统治者，如蔡成勋、方本仁、邓如琢等，继承、发展了陈光远对革命力量的镇压政策。许多革命志士牺牲在他们的屠刀下，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这才是封建军阀的本质和主流。

注：

①⑦⑧⑯⑯⑯⑯《大公报》（天津版）1919年5月15日／6月18日／6月12日／5月16日／6月15日／7月1日／5月8日 ②⑤⑥⑪⑮⑯⑯《申报》1919年5月17日／7月7日／6月5日／5月27日／6月9日／6月11日／7月1日 ③④⑯⑯⑯《民国日报》1919年9月5日／8月22日／12月17日／9月5日／7月8日、7月13日 ⑨⑫⑬⑭⑮⑯⑯⑯《晨报》1919年7月28日／6月7日／12月10日／12月16日／12月16日／12月30日／12月24日／12月24日 ⑩《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P 632——6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合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责任编辑：肖华忠）

（上接43页）

是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前的两三个月写的呢！

由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宋应星任滁和道、南瑞兵巡道的事，纯属于虚乌有，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宋谱》中这种捕风捉影（严格的说来是无中生有）的“记载”（这样的事例在《宋谱》中还有不少，因篇幅关系，恕不一一列举），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一定要很好地鉴别。

总之，由于历史的原因，宋应星的生平及著作，还有许多地方不被人知晓，存在着相当多的谜，有待于我们去继续努力地探索和发掘。

注：

①、⑥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33页。 ②④宋应升：《塘季公传》。载《宋谱》第二十二本，“一世至十世赞”。 ③宋应升：《方玉堂文稿》卷五。 ⑥宋应升：《先母魏孺人行状》。载《方玉堂文稿》卷之八。 ⑦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34页 ⑧⑩黄长椿：《宋应星师友初探》。载《江西师范大学报》1980年第3期。 ⑨⑩宋应升：《方玉堂续文稿》。 ⑫宋应升：《乙卯冬发舟北上未至湖口十里作》。载《方玉堂诗文集》。 ⑬见刘同升的《锦麟诗集》。 ⑭同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47—48页。 ⑮⑯徐世溥：《榆溪逸稿》六。 ⑯陈弘绪：《敦寄堂留书》卷一。 ⑰⑯黄长椿：《有关宋应星二个材料的笺证》。载《争鸣》1964年第6期。 ⑯同治版《奉新县志》卷十六，“杂志·记事” ⑲、光绪版《亳州志》十，“职官志·名宦”。 ⑳陈弘绪：《鸿桷续集》卷二。 ㉑同治版《新建县志》卷四十，“贤良传上”。 ㉒㉓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51页。 ㉔计六奇：《明季南略·路振飞传》。 ㉕《宋谱》第二十一本“文物类·仕宦”。 ㉖宋应星：《野议·练兵议》。 ㉗《明史·职官四》。 ㉘光绪版《新修安徽通志·舆地志·建志沿革》。 ㉙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53页。 ㉚、计六奇：《明季南略·史可法请设四镇》。

（责任编辑：肖华忠）